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九

列傳五十九

韋見素

子諤

孫顗

崔圓

崔渙

子縱
新書增

縱孫
渙從

杜鴻漸

韋見素字會微京兆萬年人父渙開元中太原尹見素
學科登第景龍中解褐相王府參軍歷衛佐河南府倉
曹丁父憂服闋起爲大理寺丞襲爵彭城郡公坐事出
爲坊州司馬入爲庫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歷右司兵
部二員外左司兵部二郎中遷諫議大夫天寶五載充
江西山南黔中嶺南等黜陟使觀省風俗彈糾長吏所
至肅然使還拜給事中駁正繩違頗振臺閣舊典尋檢

校尚書工部侍郎改右丞九載遷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見素仁恕長者意不忤物及典選累年銓敘平允人士稱之時右相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元宗頗知之聖情不悅天寶十三載秋霖雨六十餘日京師廬舍垣墉頽毀殆盡凡一十九坊汙潦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時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用之國忠以溫祿山賓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等華昱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其年八月拜武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代陳希烈

見素既爲國忠引用心德之時祿山與國忠爭寵兩相

猜嫌見素亦無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兇胡犯順不措

一言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悅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代

漢將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芽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舉論之既入帝迎諭曰

卿等有疑祿山意邪國忠見素趨下流涕且陳祿山反明甚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置前乃出帝令中官袁思藝

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爲帝言之帝不入其語十五載六月哥

舒翰兵敗桃林潼關不守是月元宗蒼黃出幸莫知所

詣楊國忠以身領劒南旄鉞請幸成都見素與國忠御

史大夫魏方進遇上於延秋門便扈從之咸陽翼日次

馬嵬驛軍士不得食流言不遜龍武將軍陳元禮懼其
亂乃與飛龍馬家李護國謀於皇太子請誅國忠以慰
士心是日元禮等禁軍圍行宮盡誅楊氏見素遁走爲
亂兵所傷衆呼曰勿傷韋相識者救之獲免上聞之令
王琚宣慰賜藥傅瘡魏方進爲亂兵所殺是日朝士
獨見素一人是夜宿馬嵬上命見素子京兆府司錄參
軍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凌晨將發六軍將士曰國
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請之河隴或言靈武太原或云
還京議者不一上意在劔南慮違士心無所言諤曰還
京須有捍賊之備今兵馬數少恐非萬全不如且至扶

風徐圖去就上詢於衆衆以爲然乃令皇太子後殿上至扶風郡從駕諸軍各圖去就頗出醜言陳元禮不能制上聞之憂懼會益州貢春綵十萬疋乃以其綱使潯陽尉劉景溫爲監察御史其綵悉陳於廷召六軍將士等入上謂之曰卿等皆國之功臣勲勞素著朕之優賞常亦不輕逆胡負恩事須迴避甚知卿等不得別父母妻子朕亦不及辭九廟言發涕流又曰朕今須幸蜀蜀路險狹人若多往恐難祇供今有此綵卿等卽宜分取各自圖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等相隨便與卿等訣別衆咸俯伏號泣曰死生從陛下上良久曰去住聽卿自

便自是醜言方息七月至巴南郡以見素兼左相武部
尚書數日至蜀郡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幽國公與一
子五品官是月皇太子卽位於靈武道路艱澁音驛未
通八月肅宗使至始知靈武卽位尋命見素與宰臣房
琯齎傳國寶玉冊奉使靈武宣傳詔命便行冊禮將行
上皇謂見素等曰皇帝自幼仁孝與諸子有異朕豈不
知往十三年已有傳位之意屬其歲水旱左右勸朕且
俟豐年爾來便屬祿山構逆方隅震擾未遂此心昨發
馬嵬亦有處分今皇帝受命朕心頓如釋負勞卿等遠
去勉輔佐之多難興王自古皆有卿等乃心王室以宗

社爲念早定中原吾之望也見素等悲泣不自勝仍以

見素子諤及中書舍人賈至充冊禮使判官時肅宗已

迴幸順化郡九月見素等至冊禮畢從幸彭原郡肅宗

在東宮素聞房琯名重故虛懷以待以見素常附國忠

禮遇稍薄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帝曰昴

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人祿山將死矣帝

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

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

年正月甲寅祿山其痘平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

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忌也木火之母

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克賊

立兵吏三銓簿籍煨燼南曹選人文符悉多僞濫上以
兇醜未滅且示招懷據到注擬一無檢括見素曰臣與
選歲久周知此弊今襄區未復員闕不多若總無條綱
恐難持久上然之永暇釐革及還京選人數千補授無
所喧訴於朝由是行見素之言及房琯以敗軍左降崔
園崔渙等皆罷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無知政事者五
月郭子儀為僕射遷見素太子太師十一月肅宗自右輔還京
詔見素入蜀奉迎太上皇十二月上皇至京師肅宗御
樓大赦見素以奉上皇幸蜀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食實
封三百戶上元中以足疾上表請致仕許之寶應元年

十二月卒年七十六贈司空

新書

諡曰忠貞喪事官給

子倜諤益哲

新書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捕吉溫以激其亂陰儲蜀貲待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涕爭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元宗不悟仍相之幸為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為前知果非也

倜諤皆位至給事中

倜諤歷京兆府司祿參軍國忠之死軍聚不解陳元禮請殺貴妃以安

眾帝意猶豫諤諫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割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妃死軍乃大悅

益終刑部員外郎哲終祕書丞倜子

頌

益子顗字周仁生一歲而孤事姊稱為恭孝性嗜學尤

精陰陽象緯經畧風俗之書善持論有清譽少以門蔭

補千牛備身自鄆縣尉判入等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

尚書郎累遷給事中尚書左丞戶部侍郎中丞吏部侍

郎其在諫垣與李約李正辭迭申裨諷頗迴大政宰相

裴垺李絳崔羣韋貫之蕭俛輩多與友善繼爲宰相朝廷典

吾儕五人智而後進之有浮名者亦遊其門以是稱有

時望長慶初爲大理少卿累遷給事中敬宗及李逢吉

馬胤鸞以事政柄而顓附麗之跡尤密頗爲時人所譏

然處身儉約有足多者著易蘊解推演潛亢終始之義

甚有奧旨寶曆元年七月卒贈禮部尚書

崔圓

字有裕

清河東武城人也後魏左僕射亮之後

亮八世孫

父景曜官至大理評事圓少孤貧志尚閑博好讀兵書有經濟宇宙之心開元中詔搜訪遺逸圓以鈐謀射策甲科授執戟自負文藝獲武職頗不得意蕭昊爲京兆尹薦爲會昌丞累遷司勳員外郎宰臣楊國忠造制劍南節度使引圓佐理乃奏授尚書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知節度留後天寶末元宗幸蜀郡特遷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圓素懷功名初聞國難潛使人探國忠深旨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宇儲備什器

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上腴穀羨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

及乘輿至

殿宇牙帳咸如宿設元宗甚嗟賞之卽日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劔南節度餘如故肅宗卽位元宗
命圓同與房琯韋見素並赴肅宗行在所元宗親製遺
愛碑於蜀以寵之從肅宗還京以功拜中書令封趙國
公賜實封五百戶明年罷知政事遷太子少師留守東
都會官軍不利於相州軍迴過洛陽所在剽掠圓棄城
南奔襄陽詔削除階封尋起爲濟王傅李光弼用爲懷
州刺史除太子詹事改汾州刺史皆以理行稱拜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加檢校右僕射兼御
史大夫轉檢校左僕射知省事大厯三年六月薨年六

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師諡曰昭襄

崔渙祖元暉神龍功臣封博陵郡王父璩文學知名位

至禮部侍郎渙少以士行聞博綜經籍尤善談論十歲

喪毀辟知人陸元方異之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於

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楊武彝尊銘謂

日子清廟器累還尚書司門員外郎天寶末楊國忠出

不附已者渙出爲劍州刺史天寶十五載七月元宗幸

蜀渙迎謁於路抗詞忠懇皆究理體元宗嘉之以爲得

渙晚宰臣房琯又薦之卽日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扈從成都府肅宗靈武卽位八月與左相韋見

選路絕詔渙充江淮宣諭選補使以收遺逸或於聽受

爲下吏所嚮濫進者非一以不稱職聞乃罷知政事除

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旋授正議

大夫太子賓客乾元三年正月轉大理卿再遷吏部侍郎

郎檢校工部尚書集賢院待制性尚簡澹不交世務頗

爲時望所歸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盤結固寵渙政之因進見既然論

或爲代末固載雖非重慎然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

對曰和之爲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于

吏甫定品物思又載爲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

估權樹然毀法爲通需恩爲恕附下苟容乃幽國畢主

術臣所求加稅地青苗錢物使時以此錢充給京百官

料渙爲屬吏希中以下估爲使料上估爲百司料爲皇

城副留守張清發之詔下有司

尚書左丞蔣渙

訊鞠渙無詞以

對坐是貶道州刺史大厯三年十二月壬寅以疾終

贈太

子太傅諡曰元

子縱初以蔭補協律郎三遷爲監察御史詔擇令長於臺省除藍田令寬明勤幹德化大行縣人爲之立碑頌德轉京兆府司錄累遷金部員外郎以父貶道州刺史棄官就養丁父憂終制六遷大理卿兼御史中丞淳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田悅連敗走魏州嬰城自守諸道兵圍之屢乏食詔縱兼魏州四節度糧料使軍儲稍給德宗幸奉天四方握兵未有至者縱先知之潛告李

懷光勸令奔命懷光從之縱乃悉斂軍財與懷光俱來
調給俱備懷光兵士久戰河外及次河中將遷延縱之
貨幣先已渡河縱謂衆曰若濟悉以分賜衆利之乃西
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無幾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
奏懷光剛愎反覆宜陰備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
曰縱素善懷光今不來矣上曰他人不知縱朕可保其
心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嘗議其大體不親細事獄
訴儀制皆付之僚吏自兵興內外官冗濫時議併省縱奏兵未息仕進者多緒在官則累遷有功而褒賞不可廢也比選集乃據闕留人怨望滋結朝廷頻詔錄勞而諸道優敘日廣若停減吏員非但承優者無官可敘亦恐序進者無路勝置矣詔可
貞元元年親祠南郊爲大禮

使屬兵旱之後賦入尙少縱裁定文物儉而中禮無何

萬年丞源邃爲京兆尹李齊運所抑挫至死縱劾奏不

行數月除吏部侍郎尋檢校禮部尙書東畿唐汝鄧都

觀察使河南尹是時兵革甫定民耗六七縱悉心求瘼

爲理簡易先是戍邊之師由洛陽者儲餽取辦於編戶

縱始官備不徵於人令五家相保俾自占告發斂以絕

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水以通里閭都中灌溉濟不逮爲

十一二人甚安之徵拜太常卿

封常山縣公

貞元七年六月

卒官年六十二謚曰忠贈吏部尙書縱孝悌修飾自立

以父爲元載排抑居退十餘年左宦外府訖載得罪不

求聞達初渙有寵妾鄭氏縱以母事之鄭氏性剛戾待

縱不以理雖爲大僚每加笞詬縱率妻子候顏敬順不

懈時以爲難縱孫碣字東標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武宗

令稍轉商州刺史擢河南尹右散騎常侍再爲河南尹

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罷勛亂盡亡其貲不

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

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卽陰以百金

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他年徐州平可

久困甚丐衣食歸間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

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卽收吏掩乾夫

并前獄史下獄悉發賕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

盜獄決而霽

部民相語歌舞于道徙陝虢觀察使軍亂

貶懷州

司馬卒

杜鴻漸字之故相暹之族子祖慎行益州長史父鵬舉

官至王友

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同授醫

因游畋上賦以

風終安州刺史鴻漸敏悟好學舉進士解褐延王府參

軍天寶末累遷大理司直

安思順表為

朔方留後支度

副使肅宗北幸至平涼未知所適

議出肅關

鴻漸與六

城水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

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今胡羯亂常二京陷沒主上南

幸於巴蜀皇太子理兵於平涼然平涼散地非聚兵之

處必欲制勝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間西收河

隴迴紇方強與國通好北徵勁騎南集諸城大兵一舉

可復二京雪社稷之恥上報明主下安蒼生亦臣子之

用心國家之大計也鴻漸卽日草牋具陳兵馬招集之
勢錄軍資器械倉儲庫物之數令李涵齋赴平涼肅宗
大悅鴻漸知肅宗發平涼於北界白草頓迎謁因勞諸
使及兵士進言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處今迴
紇請和吐蕃內附天下郡邑人皆堅守以待制命其中
雖爲賊所據亦望不日收復殿下整理軍戎長驅一舉
則逆胡不足滅也肅宗然之太子喜曰靈武吾之關中卿乃吾肅何也及至
靈武鴻漸與裴冕等勸卽皇帝位以歸中外之望五新
作上表乃從鴻漸素習帝王陳布之儀君臣朝見之禮
遂採撫舊儀編繙其事城南設壇遣先一日具儀注草

奏肅宗曰聖君在遠寇逆太平宜罷壇場餘可其奏肅

宗卽位授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尋轉武部侍郎至

德二載兼御史大夫爲河西節度使涼州都督兩京平

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荆南節度使襄州大將肅宗元

張嘉延盜所管兵據襄州城叛刺史王政遁走是元僞

王肅嘉延南襲荊州鴻漸聞之弃城而遁王政期硤歸等州

聞鴻漸出奔皆惶駭潛竄山谷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歲餘徵拜

尚書右丞吏部侍郎太常卿充禮儀使二聖夢爲鴻漸

監護儀制山陵畢加光祿大夫封衛國公又建言周官

承大亂民人夷殘其婚姻鹵簿非於國廣德二年代宗

將享郊廟拜鴻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轉
中書侍郎永泰元年十月劔南西川兵馬使崔旰殺節
度使郭英乂據成都自稱留後邛州衙將栢貞節瀘州
衙將楊子琳劔州衙將李昌夔等興兵討旰西蜀大亂
明年二月命鴻漸以宰相兼充山劔副元帥劔南西川
節度使以平蜀亂鴻漸心無遠圖志氣怯懦又酷好浮
圖道不喜軍戎旣至成都懼旰雄武不復問罪先許以不死旣
見禮遇之不敢加譴責反委以政乃以劔南節制表讓
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於旰時西戎寇邊關中多事鴻漸孤軍陷險兵威不振
代宗不獲已從之仍以旰爲劔南西川行軍司馬栢貞

節爲邛州刺史楊子琳爲瀘州刺史各罷兵尋請入覲

仍表崔旰爲西川兵馬留後大厯二年詔以旰爲成都

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召鴻漸還京鴻漸仍率旰同入覲

及見帝盛言旰威畧可任宜爲留後代宗嘉之復知政

事轉門下侍郎讓山南副元帥三年八月代王縉爲東

都留守充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平章事如故以

疾上表乞骸骨從之竟不之任四年十一月疾甚辭宰相罷

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諡曰文憲輟朝三日賜物五百疋粟五

百石鴻漸晚年樂於退靜私第在長興里館宇華靡賓

僚宴集鴻漸悠然賦詩曰常願追禪理安能挹化源朝

士多屬和之

自蜀還食千僧以及休致後病令僧剃頂爲有報招紳效之

及休致後病令僧剃頂

髮及卒遺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爲封樹冀類緇流物

議晒之

史臣曰祿山狂悖已顯元宗寵任無疑見素知國危難廟算直言極諫而君不從獨正犯難而人不咎出入死善始令終者鮮矣時論以見素取容於國忠無言匡大政且國忠恃內戚弄重權沮林甫姦蒙取其大位若見素之孤直豈許取容蓋禍胎已成政柄久紊見素入相餘年言不從而難作雖有周孔之才其能匡救者乎
鵠才辯顓儉約雅符積善之慶矣圓守文之士非禦侮

之才渙才兼行聞命與時會發言上沃主意遽致顯榮
當官屢爲吏欺終及竄逐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縱
忠於國能於官孝於家三者備矣孰能繼之鴻漸有衛
社之功非干城之責時以任崔旰爲非則不然矣且旰
南拒貞節北敗獻誠宜以懷來未可力制終致歸國豈
非藏謀向討之卽爲劇賊矣然事佛徼福朋勢取容非
君子之道焉

贊曰元宗失德祿山肆逆見素竭節諸公協力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九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

列傳六十

馮盎子智戴族人子猷皆從新書增

阿史那社尒子道真叔祖蘇尼失蘇尼失子

執失思力從新書增契苾何力子明從新書增

黑齒常之李多祚

論弓仁從新書增孫惟貞

李嗣業白孝德

馮盎字明達高州良德人也累代為本部大首領本北燕

孫宏不能以國下魏亡奔高麗遣子業以三百人浮海歸晉宏已滅業留番禹至孫融事梁為羅州刺史子寶
聘越人姓洗氏女為妻遂為首
領授本郡太守至盎三世矣
盎少有武畧隋開皇中

爲宋康令仁壽初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請討之
文帝敕左僕射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曰不意蠻夷中
有此人大可奇也卽令盎發江嶺兵擊之賊平授金紫
光祿大夫仍除漢陽太守武德三年廣新二州賊帥高
法澄洗寶徹等並受林士宏節度殺害隋官吏盎率兵
擊破之旣而寶徹兄子智臣又聚兵於新州自爲渠帥
盎趨往擊之兵交盎却兜鍪大呼曰爾等頗識我否賊
多弃戈肉袒而拜其徒遂潰擒寶徹智臣等嶺外遂定
或有說盎曰自隋季崩離海內騷動今唐雖應運而風
教未浹南越一隅未有所定公克平五嶺二十餘州豈

與趙佗九郡相比今請上南越王之號益曰吾居南越
於茲五代本州牧伯唯我一門子女玉帛吾之有也人
生富貴如我殆難常恐弗克負荷以墜先業本州衣錦
傾足餘復何求越王之號非所聞也四年益以南越之
衆降高祖以其地爲高羅春白崖儋林振等八州仍授
益上柱國高羅總管封吳國公尋改封越國公拜其子
智戴爲春州刺史智彘東合州刺史徙封益耿國公貞
初或告益叛益舉兵拒境太宗詔右武衛將軍蘭葛發
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天下初定劄夷未復大兵
之餘疫癘力作且王者兵不宜爲蠻夷動勝之不武不
勝爲辱且益不及未定時畧州縣搖遠夷今四海已平
尙何事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益懼必自來帝乃遣散騎
常侍韋叔諧諭益益遣智戴入侍帝曰微言賢於十

萬衆時營兵已出欲遂有功遣副將上盎可擊狀帝不許罷之貞觀五年盎來朝太宗

宴賜甚厚俄而羅竇諸洞獠叛詔令盎率部落二萬爲

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逼盎持弩語

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賊退

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太宗令智戴還慰省之自

後賞賜不可勝數盎奴婢萬餘人所居地方二千里勤

於簿領詰擿姦狀甚得其情二十年卒贈左驍衛大將

軍荊州都督子三十人智戴勇而有謀能撫衆得士死

銳兵宿衛煬帝弒引其下逃歸時嶺嶠路絕智戴轉戰

而前至高源俚帥脅爲謀主會盎至智戴得與盎俱去

後入朝帝勞賜加等授衛尉少卿聞其善兵指雲問曰

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辰在金金利木柔

擊之勝帝奇其對累遷左武衛將軍卒贈洪州都督蓋族人子猷以豪俠聞貞觀中入朝載金一厨自隨高宗時遣御史許瓘視其貲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後率子弟數十人擊銅鼓蒙排執瓘而奏其罪帝馳遣御史楊璟驗訊璟至卑辭以結之委罪於瓘子猷喜遺金二百兩銀五百兩璟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留此不得歸璟受之還奏其狀帝命納焉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稱於本蕃拜爲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鐵勒紇骨同羅等諸部在位十年無所課斂諸首領或鄙其不能富貴社尒曰部落旣豐於我便足諸首領咸畏而愛之武德九年延陁迴紇等諸部皆叛攻破欲谷設社尒擊之復爲延陁所敗貞觀二年遂率其餘衆保於西偏依

可汗浮圖後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咄陸

可汗兄弟爭國

與泥孰爭國

社尒揚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

破西蕃半有其國得衆十餘萬自稱都布可汗謂其諸
部曰首爲背叛破我國者延陁之罪也今我據有西方
大得兵馬不平延陁而取安樂是忘先可汗爲不孝也
若天令不捷死亦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
留鎮壓若卽棄去遠擊延陁只恐葉護子孫必來復國
社尒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陁於磧北連兵百餘日
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俄設爲啞利始可汗社尒部兵
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陁因縱擊敗之復保高昌國其

舊兵在者纔萬餘人又與西蕃結隙九年

新書

率衆內

屬拜左騎衛大將軍

處其部於靈州

歲餘令尙衡陽長公主授

駙馬都尉典屯兵於苑內十四年授行軍總管以平高

昌諸人咸卽受賞社尒以未奉詔旨秋毫無所取及降

別敕然後受之及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軍還太宗美

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并雜綵千段賜之仍令檢校

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十九年從太宗征遼至駐蹕陣

頻遭流矢拔而又進其所部兵士八百其勇盡獲殊勲

師旋兼授鴻臚卿二十一年爲崑邱道行軍大總管

與契

苾何力郭孝恪楊宏禮李海岸等五

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征龜茲明年軍次

西突厥聖處密大破之餘衆悉降入自焉耆西兵出不

石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先進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

之至多褐城其王率衆五萬拒戰威陽邵王悉兵逐此

咸與繼叔合殊死戰大破之社余因拔郅城王輕又下

騎遁社余留孝恪守自率精騎追躡行六百里

龜茲大撥換城虜龜茲王白訶黎布失畢及大臣那利

等百餘人而還王據大撥換城要險自固社余攻凡四

郎將權祗甫狗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

信莫不歡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闐王入朝王獻馬

畜三百餘軍西突厥焉耆安國皆爭犒師孝恪之在軍

鼎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余社余不受帝問曰二將

優劣不復屬太宗崩請以身殉葬高宗遣使喻以先旨

不許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四年加位鎮軍大將軍六年

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起家以象慈山

仍爲立碑諡曰元子道真位至左屯衛大將軍

咸亨初爲邏使

道副大總管與薛仁貴討吐蕃以援吐谷渾爲

貞觀初

論欽陵所敗盡失其兵詔有司問狀免死爲民

阿史那蘇尼失者啟民可汗之母弟社尔叔祖也其父

案始畢破民子蘇尼失兄子也云其父誤

始畢可汗以爲沙鉢羅設督部落

至萬家牙直靈州之西北驍雄有恩惠甚得種落之心

及頡利政亂而蘇尼失所部獨不攜離突利之來奔也

頡利乃立蘇尼失爲小可汗及頡利爲李靖所破獨騎

而投之蘇尼失遂舉其衆歸國因令子忠擒頡利以獻

太宗賞賜優厚拜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郡

王貞觀八年卒忠

字義節

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衛將軍妻

以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為忠單稱史氏貞觀九年遷右

衛大將軍

居父喪哀慕過人會立阿史那思摩為突厥可汗以忠為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

侍許焉

永徽初封薛國公累遷右驍衛大將軍所歷皆

以清謹見稱時人比之金日磾上元初卒贈鎮軍大將

軍

陪葬昭陵子曠襲封薛國公垂拱中歷位司僕

卿

執失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護送隋蕭后入朝授左

領軍將軍會頡利敗太宗令思力諭降渾斛薩部落稍

親近帝遂免死中思力諫曰陛下為四海父母乃自輕

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免思力脫巾帶固諫帝為

止及討遼東詔思力屯金山道領突厥扞薛延陀延陀
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确賊深入至夏州乃整
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會毗伽可汗死耀兵磧北而歸
復從江夏王道宗破延陀餘衆與平吐谷渾詔尙九江
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坐交房道愛高宗以其戰
功多赦不誅流舊州主請削封邑偕往主前卒龍朔中
以思力爲歸州刺史卒麟德元年復公主封邑贈思力
勝州都督諡曰景

契苾何力其先鐵勒別部之首長也

哥倫易物施莫賀可汗之孫

父

葛隋大業中繼爲莫賀咄特勒以地徧吐谷渾所居隘

陝又多瘴癘遂入龜茲居於熱海之上特勒死何力時
年九歲降號大俟利發至貞觀六年隨其母率衆千餘
家詣沙州奉表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
至京授左領軍將軍九年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
萬均同征吐谷渾軍次赤水川萬均率騎先行爲賊所
攻兄弟皆中槍墮馬徒步而鬪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
聞之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
均兄弟由是獲免時吐谷渾主伏允在突淪川何力復欲
襲之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
水草以爲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

安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選驍兵千餘騎直入突淪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馳馬牛羊二十餘萬頭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而還有詔勞於大斗拔谷萬均乃排毀何力自稱已功何力不勝憤怒拔刀而起欲殺萬均諸將勸止之太宗聞而責問其故何力言萬均敗惡之事太宗怒將解其官迴授何力固讓曰以臣之故而解萬均恐諸蕃聞之以爲陛下重蕃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又夷狄無知或謂漢臣皆如此輩固非安寧之術也太宗乃止尋令北門宿衛檢校屯營事敕尙臨洮縣主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總管討平高昌時何

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並在涼府十六

年詔許何力覲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陀毗伽強

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何力至聞而大驚曰主上於汝

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圖叛逆諸首領皆曰可殺及

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力曰我弟沙門孝而能養我以

身許國終不能去也於是衆共執何力至延陀所置於

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

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

志不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聞

何力之延陀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樂其上何力今

人延陁猶魚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
不背我會有使自延陁至具言其狀太宗泣謂羣臣曰
契苾何力竟如何遣遣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陁
許降公主求何力由是還拜右驍衛大將軍太宗既許
公主於延陁行有日矣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
聞天子無戲言旣已許之安可廢何力曰然臣本請延
緩其事不謂總停臣聞六禮之內壻合親迎宜告延陁
親來迎婦縱不敢至京邑卽當使詣靈州畏漢必不敢
來諭親未可有成日旣憂悶臣又攜離不盈一年自相
猜忌延陁志性戾戾若死必兩子相爭坐而制之必然

之理太宗從之延陞恐有詐竟不至靈州自後常怛怛

不得志一年而死兩子果爭權各立為主少子拔酌殺其庶兄突利

失自立太宗征遼東以何力爲前軍總管軍次白登城

爲賊所圍被稍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自爲傅藥及拔

賊救求傷之者高突勃付何力自殺之何力奏言犬馬

猶爲其主況於人乎彼爲其主况致命冒白刃而刺臣

是其義勇士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讐遂捨之二十二年

爲昆邱道總管擊龜茲獲其王訶黎布失畢及諸首領

等太宗崩何力欲殺身以殉高宗諭而止之永徽二年

處月處密叛西突厥阿史那賀魯以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卑失五姓叛寇延州陷金嶺略蒲類

以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

率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統秦城岐雍及燕然都護迴紇

兵八萬討之處月酋朱邪孤注遂殺招慰使果殺都尉

單道惠據半山以守何力等分兵數道舉而止急攻

之賊大潰孤注夜遁輕騎窮蹙行五百里孤注討平之

戰死虜渠帥六十俘斬萬餘牛馬雜畜七萬

擒渠帥處密時健侯斤合支賀等以歸顯慶二年遷

左驍衛大將軍累封郕國公兼檢校鴻臚卿

爲沮江軍大總

管與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伐高麗不克龍朔元年又爲遼東道行軍

大總管九月次於鴨綠水其地卽高麗之險阻莫支男

生以精兵數萬守之衆莫能濟何力始至會曆冰大合

趨卽渡兵鼓譟而進賊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

級餘衆盡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其年九

姓叛以何力爲鐵勒道安撫大使乃簡精騎五百馳入
九姓中賊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被誑誤遂有翻
動使我捨汝等過皆可自新罪在酋渠得之則已諸姓
大喜共擒僞葉護及設特勒等同惡二百餘人以歸何
力數其罪而誅之乾封元年蓋蘇文死男生爲弟又爲
所逐使子詣闕請降爲
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高麗有衆十五萬屯
於遼水又引靺鞨數萬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皆大破之
斬首萬餘級乘勝而進凡拔七城新書八城乃迴軍會英國
公李勣於鴨綠水共攻辱夷大行二城破之勣頓軍於
鴨綠柵何力引蕃漢兵五十萬先臨平壤勣乃繼至共

按平壤城執男達虜其王還授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

將軍徙封涼國公仍檢校右羽林軍儀鳳二年卒吐蕃滅吐

谷渾勢益張入寇鄯廓河坊等州詔周王為洮州道相

王為涼州道行軍元帥率何力等討之二王不行亦會

何力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烈新書

始龍朔中司稼少卿梁修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於庭

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

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有三子明光貞明字若水瑞祿

句修仁驚悟更植以桐有子明光貞明授上柱國封

漁陽縣公年十二遷奉輦大夫李敬元征吐蕃明為栢

海道經略使以戰多進左威衛大將軍襲封賜錦袍寶

帶他物蕃夥擢嫡子三品官再遷雞田道大總管至烏

德鞑山誘附二萬帳武后時明妻及母臨洮縣主皆賜

姓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襲爵涼國公卒年四

武涼州刺史諡曰靖明性淹光則天時右豹韜衛將軍為

厚喜學長辨論子聳襲爵契苾何力

酷吏所殺貞司膳少卿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初在本

蕃仕爲達率兼郡將

風達郡將

猶中國之刺史也顯慶五年

蘇定方討平百濟常之率所部隨例送降款時定方縶

老王及太子隆等仍縱兵劫掠丁壯者多被戮常之恐

懼遂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鳩集亡逸共保任存山

築柵以自固旬日而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

常之領敢死之士拒戰官軍敗績遂復本國二百餘城

定方不能討而還龍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諭之常之盡

率其衆

詣劉仁軌

降累轉左領軍員外將軍

洋州刺史

儀鳳中吐

蕃犯邊常之從李敬元擊之劉審禮之沒賊敬元欲抽
軍却阻泥溝而計無所出常之夜率敢死之兵五百人
進掩賊營吐蕃首領跋地設奔軍宵遁敬元因此得還
高宗歎其才畧擢授左武衛將軍兼檢校左羽林軍賜
金五百兩絹五百疋仍充河源軍副使時吐蕃贊婆及
素和貴等賊徒三萬餘屯於良非川常之率精騎三千
夜襲賊營殺獲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而遁
擢常之爲大使又賞物四百疋常之以河源軍正當賊
衝欲加兵鎮守恐有運轉之費遂遠置烽戍七十餘所
度開營田五千餘頃歲收百餘萬石開耀中贊婆等屯

於青海常之率精兵一萬騎襲破之燒其糧貯而還常
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憚之不敢復爲邊患嗣聖元年
遷左武衛大將軍仍檢校左羽林軍垂拱二年突厥犯
邊命常之率兵拒之躡至兩井忽逢賊三千餘衆常之
見賊徒爭下馬著甲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賊
遂棄甲而散俄頃賊衆大至及日將暮常之令伐木營
中燃火如烽燧時東南忽有大風起賊疑有救兵相應
遂狼狽夜遁以功進封燕國公三年突厥入寇朔州常
之又充大總管以李多祚王九言爲副擊突厥骨追躡
至黃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散走磧北時有中

郎將樊寶璧表請窮追餘賊制常之與寶璧會遙爲聲援寶璧以爲破賊在朝夕貪功先行竟不與常之謀議遂全軍而沒尋爲周興等誣構云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等謀反繫獄遂自縊而死常之嘗有所乘馬爲兵士所損副使牛師獎等請鞭之常之曰豈可以損私馬而決官兵乎竟赦之前後所得賞賜金帛等皆分給將士及死時甚惜之

李多祚代爲靺鞨酋長

號黃頭都督後入中國世系湮遠

多祚驍勇善

射意氣感激少以軍功

以軍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討黑水靺鞨誘其渠長置酒高會

因醉斬之擊破其衆室韋及孫萬榮之叛多祚與諸將進討

歷位右羽林軍大將軍

前後掌禁兵北門宿衛二十餘年神龍初張柬之將誅
張易之兄弟引多祚將籌其事謂曰將軍在北門幾年
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將軍擊鍾鼎食金章紫綬貴寵當
代位極武臣豈非大帝之恩乎曰然又曰將軍旣感大
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逆豎張易之兄
弟擅權朝夕危逼宗社之重於將軍誠能報恩正屬今
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
卽引天地神祇爲要誓詞氣感動義形於色遂與柬之
等定謀誅易之兄弟以功進封遼陽郡王食實封八百
戶仍拜其子承訓爲衛尉少卿其年將有事於太廟特

令多祚與安國相王登輦夾侍監察御史王覲上疏諫
曰竊惟祔廟之禮在於尊祖奉先肅事之儀豈厭惟親
與德伏見恩敕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參乘且多祚夷
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侍帝弟而
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文帝
引趙談參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共六尺輩者皆
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
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
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乏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
示於後何袁盎之強諫獨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

上謂覲曰多祚雖是夷人緣其有功委以心腹特令侍
輦卿勿復言也節愍太子之殺武三思也多祚與羽林
大將軍李千里等率兵以從太子令多祚先至元武樓
下冀上問以殺三思之意遂按兵不戰時有宮闈令楊
思勗於樓上侍帝請拒其先鋒多祚子曙羽林中郎將
野呼利爲先軍總管思勗挺刃斬之兵衆大沮多祚俄
爲左右所殺并殺其二子籍沒其家睿宗卽位下制曰
以忠報國典冊所稱感義捐軀名節斯在故右羽林大
將軍上柱國遼陽郡王李多祚三韓貴種百戰餘雄席
寵禁營迺心王室伏茲誠信翻陷誅夷賴彼神明重清

慈惠永言徽烈深合褒崇宜追歿後之榮以復生前之命可還舊官仍宥其妻子

論弓仁本吐蕃族也父欽陵世相其國聖厯二年弓仁以所統吐渾七千帳自歸授左玉鈐衛將軍封酒泉郡公神龍三年爲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時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弓仁引軍渡漠踰白檉林收火拔部喻衆其種落降之趺跌思太叛戰赤柳澗弓仁騎才五百自新堡進時賊四環之衆不敵弓仁椎牛誓士自若再宿潰圍出人服其壯凡閱大小戰數百未嘗負賜寶玉甲第良田等列莫與比累遷左驍衛大將軍朔方副大使會病元

宗遣上醫馳視卒年六十六贈撥川郡王謚曰忠孫惟
貞名瑀以字行志向恢大開元末爲左武衛將軍肅宗
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綏銀闕旬衆數萬從還鳳翔
遷光祿卿爲元帥前鋒討擊使戰陝州以功進殿中監
吏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周摯以兵二十萬陣城下惟
貞請銳卒數千鑿數門而出自旦及午苦戰破之光弼
表爲開府儀同三司光弼討史朝義以惟貞守徐州賊
將謝欽讓據陳乃假惟貞潁州刺史斬賊將降者萬人
封爲國公實封百戶光弼病表以自代擢左領軍衛大
將軍爲英武軍使卒

李嗣業

字嗣業

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絕倫

開元中從

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虜累功署招武校尉

天寶初隨募至安西頻經

戰鬪於時諸軍初用陌刀咸推嗣業爲能每爲隊頭所向必陷節度使馬靈察知其勇健每出師令嗣業與焉累遷至中郎將天寶七載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總軍專征勃律選嗣業與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於時吐蕃聚十萬衆於娑勒城據山因水壅斷崖谷編木爲城仙芝夜引軍渡信圖河奄至城下仙芝謂嗣業與田珍曰不午時須破此賊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上山頭拋擲蔽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於絕險處先登諸將

因之齊上賊不虞漢軍暴至遂大潰填溪谷投水溺死
僅十八九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斬藤
橋以兵三千人戍於是拂林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歸
國家款塞朝獻嗣業之功也由此拜右威衛將軍十載
又從平石國及破九國胡并背叛突騎施以跳盪加特
進兼本官虜號爲神初仙芝給石國王約爲和好乃將
兵襲破之殺其老弱虜其丁壯取金寶瑟瑟馳馬等國
人號哭因掠石國王東獻之於闕下其子逃難奔走告
於諸胡國羣胡忿之與大食連謀將欲攻四鎮仙芝懼
領兵二萬深入胡地與大食戰仙芝大敗會夜兩軍解

仙芝衆爲大食所殺存者不過數千事窘嗣業白仙芝
曰將軍深入胡地後絕救兵今大食戰勝諸胡知必乘
勝而併力事漢若全軍沒嗣業與將軍俱爲賊所虜則
何人歸報主不如馳守白石嶺早圖奔逸之計仙芝曰
爾戰將何爲此言吾欲收合餘燼明日復戰期一勝耳
嗣業曰愚者千慮或有一得勢危若此不可膠柱固請
行乃從之路隘人馬魚貫而奔會跋汗那兵衆先奔人
及駝馬塞路不克過嗣業持大棒前驅擊之人馬應手
俱斃胡等遁路開仙芝獲免仙芝表其功加驃騎左金
吾大將軍

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隨屢築輒壞嗣業祝
之有白龍見因其處薊祠以祭城遂不壞漢

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
大百塞隘以足驢之抵穹壑識者以爲至誠所感云天
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元宗前醉起舞
帝寵之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爲解酲具及
祿山反兩京陷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詔至卽嗣業
自安西統衆萬里威令肅然所過郡縣秋毫不犯至鳳
翔謁見上曰今日得卿勝數萬衆事之濟否實在卿也
遂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爲先鋒將嗣業每持
大棒衝擊賊衆披靡所向無敵祿山之亂兩京未復肅
宗在鳳翔至德六年九月嗣業從廣平王收復京城與
賊大戰於香積寺北西拒澧水東臨大川十里間軍容
不斷嗣業時爲鎮西北庭支度行營節度使爲前軍朔

方右行營節度使郭子儀爲中軍關內行營節度王恩
禮爲後軍戈鋌鼓鞀震曜山野距賊軍數里列長陣而
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攢矢而逐
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譁亂嗣業謂郭
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決戰於陣萬死而冀
其一生不然則我軍無子遺矣嗣業乃脫衣徒搏執長
刀立於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
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牆而進嗣業先登
奮命所向摧靡是時賊先伏兵於營東偵者知之元帥
廣平王分迴紇銳卒令擊其伏兵賊將大敗嗣業出賊

營之背與迴紇合勢表裏夾攻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
填溝壑而死者十二三賊帥張通儒安守忠李歸仁等
收合殘卒東走保陝郡慶緒又命嚴莊率衆數萬赴陝
助通儒輩以拒官軍廣平王郭子儀王思禮等大軍營
於陝西嗣業與子儀遇賊於新店與之力戰敗合我師
初勝而後敗嗣業逐急應接迴紇從南山望見官軍敗
曳白旗而下徑抵賊背穿賊陣賊陣西北角先陷嗣業
又率精騎前擊表裏齊進賊衆大敗走河北乃與張鎰
魯是來填
嗣業王
定諸州子儀遂收東都嗣業以功加開府儀同三
司衛尉卿封號國公食實封二百戶兼懷州刺史北
庭行營節度使乾

元二年諸將同圍相州是時築堤引漳水灌城經月餘城不拔是時軍無統帥諸將自圖全人無鬪志賊每出戰嗣業被堅衝突履鋒冒刃爲流矢所中數日瘡欲愈卧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因而大呼瘡中血出數升注地而卒上聞之震悼嗟惜久之詔曰臨難忘身爲臣之大節念功加贈經國之常典故衛尉卿兼懷州刺史充北庭行營節度使虢國公李嗣業植操沉厚秉心忠烈懷幹時之勇略有戡難之遠謀久仕邊陲備經任使自兇渠搆亂中夏不寧持感激之誠總驍果之衆親當矢石頻立勲庸壯節可嘉將謀於百勝忠誠未遂空恨於

九原言念其功良深憫悼死於王事禮有可加宜贈裂

土之封用廣飾終之義可贈武威郡王忠烈其賻贈及

緣葬事所司倍於常式仍令官給錢輿遞還所在葬日使中

人臨弔中朝臣祖泣瑩給掃除十戶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疋前後賞賜皆上於官以助軍云

以其子佐國襲其官爵食寶封二百戶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贈

宋州刺史

白孝德安西胡人也驍悍有膽力乾元中事李光弼為

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城

挑戰龍仙捷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

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

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要幾何兵孝德曰可獨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爲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懷恩曰觀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藝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曰我國之

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猶狗孝德發聲虓敵持矛
躍馬而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笑不暇發環
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而歸賊徒大駭其後累戰
功至安西北庭行營節度鄜坊邠寧節度使僕固懷恩引吐蕃兵
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
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
孝德應之大戰赤歷檢校刑部尚書封昌化郡王以家
難去職服闋復舊官大厯十四年九月轉太子少傅尋
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子太保

史臣曰歷代武臣壯勇出衆者有諸節行勵俗者鮮矣
矧蠻夷之人乎如馮盎智勇守節社尒廉慎知足蘇尼

失恩惠吏忠清謹凡用兵破吐蕃谷渾勇也心如鐵石
忠也不解萬均官恕也阻延隋之親智也捨高突勃之
死識也立大功居顯位夙夜匪懈者何力有焉常之以
私馬恕官兵與將士均賞賜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多祚
忘身許國孝德壯勇立功皆三軍之傑也豈九夷之陋
哉嗣業力贊中興終歿王事未可倫而擬也
贊曰君子之居九夷無陋壯哉嗣業孰出其右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一

列傳六十五

李光弼

弟光進張伯儀

荔非元禮白元光

子藁陳利貞

李國臣侯仲莊

栢良器

鳥承玳

自彙以下從新書增

王思禮

鄧景山

辛雲京

從弟京杲

旻皆從新書增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長父楷洛

本契丹酋長武

入朝

開元初左羽林將軍同正朔方節度副使封薊國

公

新書以驍果聞

吐蕃寇河源楷洛率精兵擊走之初行謂人曰賊平吾不歸矣師還卒於

道贈營州都督諡曰忠烈

光弼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

從戎嚴毅有大畧起家左衛郎將丁父憂終喪不入妻

室天寶初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府朔方都虞候
五載河西節度王忠嗣補爲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
遇之甚厚常云光弼必居我位邊上稱爲名將八載充
節度副使封薊郡公襲父封以破吐蕃吐十一載拜單
于副使都護十三載朔方節度安思順奏爲副使知留
後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辭官隴右節度哥
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祿山之亂封常清高仙芝戰
敗斬於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戰尋命郭子儀爲朔
方節度收兵河西元宗眷求良將委以河北河東之事
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爲闢寄十五載正月以光弼

爲雲中太守攝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二月轉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使以朔方兵五千門出東

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時賊

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

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

勝而出虜兵森銳弗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

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傳堞光弼出其南夾漈洹沱而軍思

百射之賊退徒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漈洹沱而軍思

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

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

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饒道馬食薦藉光弼命會郭子儀

將取芻行唐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

軍時子儀東下井陘收常山郡賊將史思明以卒數萬

來援常山追擊破之子儀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

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

希德走進收藁城等十餘縣南攻趙郡三月八日光弼

鉅鹿

兼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拔趙郡

一日拔之士多虜掠

悉歸之民

城中大悅自祿山反常山爲戰場死人蔽野光弼酬其

屍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誓平寇難以慰其心六月

進圍博陵未下

與賊將蔡希德史思明尹子奇戰於常山郡之

嘉山大破賊黨斬首萬計生擒四千思明露髮跣足奔

於博陵河北歸順者十餘郡

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

光弼

光弼以范陽祿山之巢穴將先斷之使絕根本會哥

舒翰潼關失守

乃拔軍入井陘

元宗幸蜀人心驚駭肅宗理兵

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子儀赴行在授光弼戶

部尙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景

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鎗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衆交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敕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翼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二年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廷玠等四僞帥率衆十餘萬來

攻太原光弼經河北苦戰精兵盡赴朔方麾下皆烏合

之衆不滿萬人思明謂諸將曰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

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圖河隴朔方無後顧矣光弼所部

將士聞之皆懼議欲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周四十里

賊垂至令興功役是未見敵而自疲矣乃躬率士卒百

姓於城外掘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

攻城於外光弼卽令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

土山臨城思明宴城下賊城外詬詈戲侮者光弼令穿

地道一夕而擒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自此賊將行皆視地不

敢逼城強弩發石以擊之徹民屋爲礮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

賊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長幼咸服其勤智懦兵

增氣而皆欲出戰史思明揣知之先歸

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

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

明畏敗乃去

留蔡希德等攻之月餘我怒而冠怠光弼率敢

死之士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軍資器械一皆委

弃賊始至及遁五十餘日光弼設小幕宿於城南隅

有急卽應行過府門未嘗迴顧賊退三日決軍事畢始

歸府第轉檢校司徒收清夷橫野等軍擒賊將李宏義

以歸

賊別將攻好時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

詔曰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

徒兼戶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鴻臚

卿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薊國公光弼全
德挺生英才間出干城禦侮坐甲安邊可守司空兼兵
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魏國公食實封八百戶
乾元元年與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入朝敕朝官四品以
上出城迎謁遷侍中改封鄭國公二年七月制曰元帥
之任實屬於師貞左軍之選諒資於邦傑自非道中啟
沃學富韜鈴則何以翊分間而專征膺鑒門而受律求
諸將相允得其人司空兼侍中鄭國公光弼器識宏遠
志懷沉毅蘊孫吳之畧有文武之材往屬艱難備彰忠
勇協風雲而經始保宗社於阡危由是出備長城入扶

大厦茂功懸於日月嘉績被於巖廊屬殘寇猶虞揔戎
有命用擇惟賢之佐式宏建親之典必能緝寧邦國協
贊天人誓於丹浦之師勦彼綠林之盜載明朝獎爰藉
舊勲宜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爲天下兵馬元帥
趙王係之副知節度行營事八月兼幽州大都督府長
史河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畧等使餘如故與九節度兵
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勸兵
魏州欲以怠我不如進軍
逼之彼懲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
緒可禽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史思明自范陽來
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屬大風晦冥諸
將引衆而退所在剽掠唯光弼所部不散東京留守崔

國河南尹蘇震南奔襄陽郭子儀率衆屯於穀水史思

明因殺安慶緒卽僞位縱兵河南案肅宗紀相州之潰在乾元二年三月當

在七月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

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左廂兵

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懼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

議欲逗留其衆光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光弼以賊方窺洛當

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用濟用濟單騎迎謁卽斬於轅門以幸京

諸將懾伏都兵馬使僕固懷恩先期而至初光弼次汴

州聞思明悉衆且至謂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此城決旬

我必將兵來救叔冀曰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叔冀

與戰不利遂與董秦梁浦劉從諫率衆降思明賊勢甚熾遣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將兵徇江淮謂之曰收得其地每人貢兩船玉帛思明乘勝而西光弼整衆徐行至洛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銳矣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寇貴進尺寸之間耳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則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援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

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
東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礪嶺
皆須人守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
南尹并留司官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軍士運
油鐵諸物以爲戰守之備時史思明已至偃師光弼悉
軍赴河陽賊已至洛城光弼以五百騎殿光弼軍方至石橋賊
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日暮令秉炬徐行與賊
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相隨而不敢來犯乙夜入河陽三城兵二萬軍纔十日糧排闥守
備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咸誓力戰賊憚光弼威畧
頓兵白馬寺南不出百里西不敢犯宮闕於河陽南築

月城掘壕以拒光弼十月賊攻城於中潭城西大破逆
黨五千餘衆斬首千餘級生擒五百

新書
五千

餘人溺死者

大半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
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弃也抱玉
稟命勒兵守南城將陷抱玉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
賊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復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
請戰賊怒見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
衆賊帥周摯領軍而退光弼自將於中潭城城外置柵
柵外大掘塹濶二丈深亦如之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
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於

城東北角樹小紅旗下望賊軍賊恃衆直逼其城以車
二乘載木驚蒙衝闕樓橦車隨其後督兵填城下塹三
面各八道過其兵又當塹開柵各置一門光弼遙望賊
逼城使人語荔非元禮曰中丞看賊填塹開柵過兵居
然不顧何也元禮報曰太尉擬守乎擬戰乎光弼曰戰
元禮曰若戰賊爲我填塹復何嫌也光弼曰吾智不及
公公其勉之元禮俟柵開率其勇敢出戰一逼賊軍退
走數百步元禮料敵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
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光弼望見收軍大怒使人喚元
禮欲按軍令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良久令軍中鼓

譟出柵門徒搏齊進賊大潰

元禮起裨將累遷御史中丞以功累遷驃騎大將軍

懷州刺史知鎮西北廷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光

周摯

弼進收洛陽軍敗元禮徙軍翼城爲麾下所害復整軍押北城而下將攻之光弼遽率衆入北城登城

望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

命將出戰及期不決謂諸將曰向來戰何處最堅而難

犯或曰西北角遽命郝廷玉曰爾往擊之廷玉曰廷王

步卒也請騎軍五百翼之光弼與之三百又問何處最

堅曰東南隅卽命論惟貞以所部往擊之對曰貞蕃將

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百

新書二百

光弼又出賜馬

四十匹分給且令之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

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
少退者斬無捨廷玉策馬赴賊有一人將援槍刺賊洞
馬腹連刺數人一人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
賞援槍者絹五百疋須臾郝廷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
郝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頭來廷玉見使者
曰馬中箭非敢敗也使臣馳報光弼令換馬遣之廷玉
換馬復入決死而前光弼連麾三軍望旗而進聲動天
地一鼓而賊大潰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馬二軍資
器械糧儲數萬計臨陣擒其大將徐瑣王李泰授周學
其大將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學等敗尙攻南城

光弼悉驅俘囚臨河以示之殺數十人以威之餘衆懼
投河赴南岸光弼皆斬之初光弼將戰謂左右曰戰危
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爲三公不可死於賊手苟事之不
捷繼之以死及是擊賊常納短刀於靴中有決死之志
城上面西拜舞三軍感動賊旣敗走

太清襲懷州守之
上元元年加太尉

中書

光弼收懷州思明來救迎擊於沁水之上又敗之

思明見兵河清聲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旣久還
軍留牙軍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
必使刦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
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
百夜取之不然而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
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曰越謂其下曰
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
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

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顯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賊將安太清

極力拒守

諸軍決丹水灌懷州

月餘不下光弼令僕固懷恩郝廷

玉由地道而入得其軍號乃登陴大呼我師同登城遂

拔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

新書希仲

等送於闕下即日懷

州平以功進爵臨淮郡王

當作郡公

累加實封至一千五百

戶觀軍容使魚朝恩屢言賊可滅之狀朝旨令光弼速

收東都光弼屢表賊鋒尙銳請候時而動不可輕進僕

固懷恩又害光弼之功潛附朝恩言賊可滅由是中使

督戰光弼不獲已進軍列陣於北邙山下賊悉精銳來

戰光弼使傳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

且賊致死於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

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兵爭剽獲伏兵發

官軍大潰光弼敗績軍資器械並為賊所有懷州時李抱玉

亦奔河陽光弼渡河保聞喜朝旨以懷恩異同致敗優

詔徵之光弼自河中入朝抗表請罪詔釋之光弼懇讓

太尉遂加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新書中書令誤河中尹晉絳行

營節度使俄復拜太尉充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

副元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侍中如故出鎮臨淮

帝為賦詩以餞史朝義乘邙山之勝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

騎圍李岑於宋州將士皆懼請南保揚州光弼徑赴徐

州以鎮之遣田神功擊敗之光弼收許州斬賊羸千級縛僞將二十二人朝義分

兵攻宋州光弼破走之浙東賊首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正月攻剡郡

縣浙東大亂光弼分兵除討克定江左人心乃安光弼遣麾

下破其衆於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浙初光弼將赴臨

淮在道昇疾而行監軍使以袁晁方擾江淮光弼兵少

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曰朝廷寄安危於我今賊雖

强未測吾衆寡若出其不意當自退矣遂徑往泗州光

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州尙衡殷

仲卿相攻於兗鄆來填旅拒於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

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還歸河南尙衡殷仲

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

賜鐵券

名藏太廟

圖形凌烟閣

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

振尤嫉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瑒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

廣德初吐蕃入寇

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

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幸陝朝廷方倚光弼爲援恐成

嫌疑數詔問其母吐蕃退乃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

去就光弼伺知之辭以久待敕不至且歸徐州欲取江

淮租賦以自給代宗還京二年正月遣中使往宣慰光

弼母在河中密詔子儀輿歸京師其弟光進

字太應初爲房瑄

將將北軍戰陳濤斜兵敗奔行在肅宗宥之

肅宗自靈武觀兵光進從郭子

儀破賊收兩京累有戰功至德中授代州刺史封范陽郡公食邑二百戶上元初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以軍討

大同橫野清夷范陽及河北殘寇用光進爲都知兵馬

使

案自肅宗自靈武以下舊本錯簡在阿跌光進傳校正錄此

與輔國同掌禁兵委

以心膂至是

卽代宗即位

以光進爲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涼

國公

吐蕃入寇至便橋郭子儀爲副元帥光進及郭英乂佐之

渭北節度使

光弼被誚出爲

渭北節度使

上遇之益厚永泰初進封武威郡王大厯四

年檢校戶部尙書知省事未幾又轉檢校刑部尙書兼

太子太保是歲冬十月葬母於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

者凡四十四幄窮極奢靡城內士庶觀者如堵

案自永泰初以

下舊本錯簡在阿跌
光進傳校正錄此

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每

申號令諸將不敢仰視

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

朔方也營壘士卒麾無所更而
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及懼朝恩之害不敢

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稟命因愧耻成疾遣衙將孫珍奉

遺表自陳廣德二年七月薨於徐州時年五十七輟朝

三日贈太保諡曰武穆光弼既疾亟將吏問以後事曰

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既為不孝子夫復何言因取已

封絹布各三千疋錢三千貫文分給將士

部將即以其布遂為光弼

行喪號
哭相聞部下護喪柩還京師代宗遣中官開府魚朝恩

弔問其母於私第又命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十一

月葬於三原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子彙有志

將從賈耽爲裨將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分徐州符離

爲宿州光弼有遺愛擢彙爲刺史後遷涇原節度使罷

軍中雜徭出奉錢贖將士質母李氏有鬚數十莖長五

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節制一品光弼十

年間三入朝與弟光進在京師雖與光弼異母性亦孝

悌雙旌在門鼎味就養甲第並開往來追歡極一時之

榮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挾關以折衝從收魚海

姓李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厓八年爲鹽州

刺史吐蕃敗渾瑊於黃菩原將畧洮隴國臣謂人曰虜

乘勝必擾京師我趨秦原被當反顧乃引兵登安樂山

鳴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險

城因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

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

刺史後爲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然推誠遇人軍中
畏肅民亦便之李希烈反詔與賈耽張獻甫收安州戰
不利伯儀中流矢師却失所持節賊追及奮刀以禦之
兩刃相嚮不得下會救至免至漢水挈野人船以達沔
州潰兵至江陵哭於庭伯儀妻勞勉出其家帛給之乃
定伯儀收散卒還久之除右龍武統軍卒贈揚州大都
督旣請諡博士李吉甫議以中興三十年而兵未戢者
將帥養寇藩身也若以亡敗爲戒則總干戈者必圖萬
全而不決戰若伯儀雖敗而其忠可錄遂諡曰恭白元
光字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元光初
隸本軍補節度先鋒安祿山反詔徙朔方兵東討元光
領所部結義營前驅從光弼出上門累遷太子詹事封
南陽郡王爲兩都遊奕使長安平率兵清宮進擊餘寇
身被數鎗肅宗躬爲傳藥轉衛尉卿兼朔方先鋒史思
明攻河陽光弼召主騎軍其後歷靈武留後定遠城使
貞元二年卒贈越州都督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爲平
盧將安祿山亂從光弼軍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
遣郝廷玉及利貞救之輕騎出入廷玉稱爲勝已以子
妻之及歸薦於光弼自行間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
戎郡王李希烈叛詔哥舒曜東討利貞爲前鋒次邾城

賊大集利貞出奇兵五百橫擣其右賊鋒詘數月不敢
前及希烈攻曜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櫛沐
非議事不下城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
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爲亂夜
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門大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
畏其勇乃止廷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
五年疽發首卒遺觀察使崔縱書自陳受國恩恨不得
死所云侯仲莊字仲觀使蔚州人爲光弼先鋒授忠武將
軍禽安太清有功累加冠軍將軍僕固懷恩以朔方反
仲莊爲都將訓兵自守號爲平射人畏其鋒懷恩敗郭
子儀代之引爲腹心封上谷郡王爲神策京西將德宗
幸奉天遷左衛將軍爲防城使修壘堞晝夜執戈徼巡
從幸興元殿軍駱谷授防禦招收使帝還都復鎮奉天
幾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柘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
以獲嘉令死安祿山亂乃學擊劍欲報賊父友王眞爲
光武從事見之曰爾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
殆龍立功乃薦之光弼授兵平山越遷左武衛中郎將
以部兵隸浙西豫平袁晁方清其後潘寧虎胡參分據
小傷蒸里又擊破之是時年二十四更戰陣六十餘李
希烈圍寧陵遇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

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汴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棄城
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入爲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
事圖形凌烟閣募材勇以代士卒是軍政皆中尉賈文場
惡之坐友人闌入換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尉賈文場
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贈陝州大都督子耆別傳烏承玘
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沈
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契丹可突干殺其王邵固降突厥
而奚亦亂其王蘇魯挈族屬及邵固妻子自歸是歲奚
契丹入寇詔承玘擊之破於捺祿山二十二年詔信安
王禕率幽州長史趙含章進討承玘謂含章曰二虜固
劇賊前日戰而北非畏我乃誘我也公宜蓄銳以折其
謀含章不信戰而北奚渤海大敗承玘獨按隊出其右斬首
萬計可突干奔北奚渤海大敗承玘獨按隊出其右斬首
藝來詔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
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
玘室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民得
還士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安慶緒使史思明
守范陽思明恃兵強爲自固計慶緒密遣阿史那承慶
安守忠就督事且圖之承玘勸思明曰唐家中興與天
下更始慶緒偷肆屠刻公殆與俱亡有如束身本朝滴

洗前汪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聽命始承恩爲冀州刺史失守思明護送東都故肅宗使自雲中趨幽州開說思明與承明謀投纍殺之不克死承明奔李光弼表爲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爲石嶺軍使王思禮爲節度使軍政倚辦焉久之移疾還京師卒年九十六子重胤別傳

新書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鷺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權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木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邪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爲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愼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爲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王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父虔威爲朔方軍將以習戰聞思禮少習戎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

翰對爲押衙及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似
爲翰押衙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衛將軍充關西兵
馬使兼河源軍使十一載加雲麾將軍十二載翰征九
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使命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
斬却喚何物諸將皆壯之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塞
詔翰至磨環川應接之思禮墜馬損脚翰謂中使李大
宜曰思禮旣損脚更欲何之十四載六月加金城太守
祿山反哥舒翰爲元帥翰奏思禮赴軍元宗曰河隴精銳悉在潼關吐蕃有釁唯倚思
禮耳翰奏思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員充
固請元帥府馬軍都將每事獨與思禮決之十五載二月思

禮白翰謀殺安思順父元貞于紙隔上密語翰請抗表

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之橫馱來潼關殺

之翰曰此乃翰反何預祿山事六月潼關失守思禮西

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並引於隸下

責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或救之宰相房琯救之可收後効遂

斬承光而釋思禮崇賁與房琯爲副使便橋之戰又不

利除爲關內節度使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尋遣守武功賊將

安守忠及李歸仁安太清來戰思禮以其衆退守扶風

賊兵分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李光進戰未利王師大駭鳳

翔戒嚴中官及朝官皆出其孥上使左右巡御史虞候

書其名乃止遂命司徒郭子儀以朔方之衆擊之而退

會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以兵二千屯扶

風聞賊已西欲乘虛襲京師徑至高陵賊引軍還擊椿

等椿已至中渭橋殺守者千人進攻苑門伯倫戰死椿

被執先是賊餘衆留武功既傳官軍入京師乃燒營遁

自是賊不敢西至德二載九月思禮從元帥廣平王收西京既

破賊思禮領兵先入景字疑清宮又從子儀戰陝城曲

沃新店賊軍旣敗收東京思禮又於絳郡破賊六千餘

衆器械山積牛馬萬計遷戶部新書兵部尙書崔國公食實

封五百戶尋兼潞沁等州節度乾元元年與子儀等九節度圍安

慶緒於相州思禮領關內及潞府行營步卒三萬馬軍

八千大軍潰唯思禮與李光弼兩軍獨全尋破史思明別將萬餘衆

於直及光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
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貯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守
司空自武德已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上元二
年四月以疾薨輟朝一日贈太尉諡曰武烈命鴻臚卿
監護喪事思禮長於支計短於用兵然立法嚴整士卒
不敢犯時議稱之

鄧景山曹州人也文吏見稱天寶中自大理評事至監
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遷揚州長史淮南節
度爲政簡肅聞於朝廷居職四年會劉展作亂有隴集
班語景山曰鼂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
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淮西節度使王

仲昇表其狀詔遷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密詔景山執
送京師展知之擁兵二萬渡淮景山逆擊不勝奔壽州
引平盧副大使田神功兵馬討賊神功至揚州大掠居
人資產鞭笞發掘畧盡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
千人展叛凡三月平上元二年十月追入朝拜尙書左丞以崔
之太原尹北京留守王思禮軍儲豐實其外又別積米
萬石奏請割其半送京師屬思禮薨以管崇嗣代之委
任左右失於寬緩數月之間費散殆盡唯存陳爛萬餘
石上聞之卽日召景山代崇嗣爲太原尹封南陽郡公及至太原
以鎮撫紀綱爲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衆懼景山清約子弟饌不
過草具用器止烏漆待上賓唯豚魚而已取倉粟紅腐
者食之兼給麾下怨訕左右自景山景山曰此不

食留將安用邪因慢罵士皆羞忿

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

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弟請納馬一

匹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

命輕如一馬乎

景山護失叱遣之

軍衆忿怒

少將黃抱節因衆怒作亂

遂殺

景山上以景山統馭失所不復驗其罪遣使諭之軍中

因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爲節度使從之

景山與劉晏善其後家寒晏屢經紀之嫁其孤女諡曰敬

辛雲京者

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

河西之大族也代掌戎旅兄弟

數人並以將帥知名雲京有膽畧志氣剛決不畏強禦

每在戎行以擒生斬馘爲務

積功遷特進太常卿史思明屯相州雲京以銳兵四

千襲淫陽追破其衆至浪井

累建勲勞

授開府儀同三司

官至北京都知兵

馬使代州刺史

新書都督

鄧景山統馭失所爲軍士所殺請

雲京爲節度使因授兼太原尹

進封金城郡王

以北門委之雲

京質性沉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貸絲毫其賞功効亦如

之故三軍整肅迴紇恃舊勲每入漢界必肆狼貪至太

原雲京以戎狄之道待之虜畏雲京不敢惕息數年間

太原大理無烽警之虞累加檢校左

新書右

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大厯三年

檢校左僕射

八月庚午薨

年五十五

上追

悼發哀爲之流涕冊贈太尉輟朝三日諡曰忠獻後宰

臣子儀元載等見上言及雲京泣然久之十一月葬命

中使弔祭時宰相及諸道節度使祭者凡七十餘幄德宗

時第至德以來將相雲京為次從弟京杲字京杲信安王禕節度朔方京杲與弟旻以策干說禕許各加異後

從李光弼出井陘督趨盪先驅戰嘉山九力肅宗異之

召見曰黠彭關張之流乎累遷鴻臚卿召為英武軍使

代宗立封肅國公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進晉昌郡王歷

湖南觀察使後為工部尚書致仕朱泚盜京師以老病

不能從西嚮慟而卒贈太子少保旻亦從光弼定恒趙

後署太原三城使史思明屯相軍及淹陽旻亦擊走之

東都陷退守河陽卒於

屯雲京曾孫謹別傳

史臣曰凡言將者以孫吳韓白為首如光弼至性居喪

人子之情顯矣雄才出將軍旅之政肅然以奇用兵以

少敗衆將今比古詢事考言彼四子者或有慚德邙山

之敗閩外之權不專徐州之留君側之人何隙失律之

尤雖免匪躬之義或虧令名不全良可惜也然聞外之事君側之人得不慎諸思禮發令嚴整儲廩豐盈節制之才固不易得景山始以文吏或有虛名仗鉞揚州召匪人而刦掠士庶分茅并部持小法而全昧機權貴馬賤人衆怒身死宜哉雲京賞善懲惡靜亂安邊功著軍中寵加身後不亦美歟

贊曰光弼雄名思禮刑清始致亂者鄧景山何以救之
辛雲京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一